

唯有大地上歌声如风
十年社会观察

李文河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李文河，笔名“小山”，资深媒体人，历任燕赵都市报新闻周刊部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新闻评论部主任，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1998年获“河北日报社特别贡献奖”。

1999年采写“邢台自采血系列报道”获全国都市报晚报好新闻一等奖。

2003年采写、策划《华北战“疫”》抗击“非典”系列报道获河北新闻一等奖。

2003年主持策划“感动河北”年度人物评选获河北新闻好策划一等奖。

2008年赴汶川采写抗震救灾系列报道获河北好新闻一等奖。

2008年采写《石家庄市医保骗局》获全国都市报晚报好新闻一等奖。

2009年获河北省省直爱岗敬业“道德模范”称号。

2010年采写《追踪“瘦身钢”》获全国都市报晚报好新闻一等奖。

唯有大地上歌声如风
十年社会观察

李文河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唯有大地上歌声如风 / 李文河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202—10180—3

I. ①唯… II. ①李…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1198 号

书 名	唯有大地上歌声如风
作 者	李文河

责任编辑	马 丽 赵 威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朱 巍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30 000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0180—3/I·1095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激情不退 良知不泯

给文河的这本书写序，我是最不佳人选。

按照一般的习惯，给一本书作序的人，多是名气资历高过作者或与作者不相上下的。以文河资深加知名记者的身份，他的书理应由新闻行业翘楚来作序，而不是让我这样的大半生在幕后“为他人作嫁衣”的退休编辑来写。因为有着这份自知之明，下笔就颇为踌躇。几番踌躇之后，我给自己找到的心理支撑是：文河既敢让我写，我写就是，谁让他平日里常常喊我师姐呢。有这个“姐”字撑着，写得可用他就用，不可用由他扔了，找人另写便是。

于是开始信马由缰。

文河的这本书，主要结集的是他的政论时评类文字，每一篇的文字都不长，但读起来却不轻松。新闻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记者是当时当地的记录者，应该对当时的读者和未来的读者双重负责，而担得起责任的文字不会轻松。

作为优秀的时代风云记录者，文河关注的永远是与现实、与民生甚至与政治最近的话题，也因此都是最敏感的话题。《“官场高危”是地道的“伪命题”》、《局长案发“近百校长”自首的腐败生态》、《上吊村民的悲剧和我们相关》、《重拾记者的尊严》、《我们距真正的大学为何越来越远》、《孩子，永远都不要对这个世界失望》、《户口藩篱突破之后》、《一张没有“牙齿”的报纸是没有希望的》……这些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与每个人每个行业每个职业息息相关的话题没有一个令人轻松，正因如此，才有议论和评说的价值，也才更能反映时代的脉动。文河的这本书里没有歌舞升平，没有海晏河清，有的是一个时代负重前行的剪影，是清扫污浊之后必然呈现光明的理想与激情。

在媒体呆久了，听多了见多了灯红酒绿、道貌岸然、上访告状、跳楼

矿难……难免会对社会现实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进而变得麻木。文河是一个对现实、对生活始终保持着激情的人，更时刻保持着新闻人的高度敏感。作为资深记者，文河没有对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产生麻木感，他像一个随时准备冲锋的战士，听见号角便一跃而起，凌厉的文字就是他最好的武器，剥开种种丑陋的画皮。

在《“官场高危”是地道的“伪命题”》一文中，面对有官员矫情地抱怨：“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文河引用网友的评论指出其荒谬：“这俩有可比性？官员落马是自作孽，矿工死亡有几个是自己作出来的”？他更直斥：“这是个地道的‘伪命题’。道理很简单，从政本身没风险，不好好从政才有风险。”“屁股决定脑袋，有些官员对自己的身份一向过度自恋，受个处分，或官职降一级，都觉得和百姓丢条命似的，潜意识把当官的‘政治生命’与矿工的血肉之躯画等号”。

《黑法官黑了谁的脸——一个法官推倒的“多米诺”》锋芒指向司法腐败：“司法是正义的符号，老百姓怎么去理解正义？除了读书籍查律条，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他对身边每一起案件审判的感受，其中最关键的要看法官在举手投足间是否体现了正义的风范。如果个别法官的行为不轨，如果一些法官形成‘腐败利益共同体’，我们丧失的就不仅仅是司法的尊严。”毫不客气，毫不委婉，观点鲜明，掷地有声。

文河的激情不仅仅体现在对假恶丑不麻木、不容忍，无情鞭挞，在对人间真情的讴歌上，他同样竭尽心力。《感动十年，立德百年——2003-2012感动河北十年回眸》中，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那些感动了河北的平凡的人们，“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沉重的现实和这个国家艰难前行时潜藏在民间的伟大力量。他们是这个世界最不能缺少的人心底色。他们的身份也许极其平凡，所作所为也未必是什么惊天之举，但每个人对良善的期待与追求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时刻澡雪我们的心灵。他们平凡，也是英雄；他们是‘草根’，也是社会文明成长、发展的引领者。”

多年以前，我作为一介“小编”，看着一些颇有成就的记者放弃了刚入行时的新闻理想，混迹于三教九流之间而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曾经思考过

这样一个问题，记者究竟是什么？当时我的总结是，记者是“敲门砖”，记者是“红灯笼”。说记者是“敲门砖”，是因为有人需要记者手中的笔为自己“镀金”，进而敲开升官发财之门。进门之后，“敲门砖”也就失去了作用。而“红灯笼”呢？那时，眼见得有些记者热衷于参加各种会议、各种开业典礼、结识大小老板，轻轻松松发通稿、拿车马费，孜孜于蝇头小利。那种场合的记者，特别像节日里高悬的红灯笼，除了烘托气氛，再无任何作为。多少本可以大有作为的记者因为放弃了理想，就这样在“温暖的泥淖”里湮灭无闻，可惜可叹。

作为资深记者，可以说，文河已经功成名就，他满可吃吃老本，急流勇退，更有资格去给别人做“敲门砖”、“红灯笼”，换取一些看得见的“实惠”，但做这样的记者，文河是不屑的。他说，做一个四平八稳的成熟记者是容易的，那不过是辗转腾挪的技术活儿，但技术越高，离自己的本质可能越远，那不是我要的人生。文河要的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正是这样的价值观，让文河永远保持着在新闻理想支持下的激情，不麻木、不懈怠。永远保持着不被社会浊流吞噬的良知，使他在舆论监督中不畏一次次的冒险犯难，写出一篇又一篇震人心魄的新闻报道。而他在做舆论监督中经历的种种，本身就可以写出许多故事，特别是他在一次矿难采访中面对巨额贿赂毫不动心，面对人身威胁毫不畏惧的一身正气，已经成为业界传奇。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用这句话来形容文河最是恰当，读完这本书，我相信，你会认同我的评价。

贾美淑

2015年3月21日

序（二）

借我执拗如少年（自序）

作品是记者的“记者证”。

苏联著名记者鲍·波列伏依曾经说过：“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者，那他的生命就不是以年计算，也不是以十年计算，而是以通讯报道来计算的。报道一篇接一篇，其中那些最有意义的作品，就成为他一生的里程碑。”

这本小册子是我十几年来新闻评论集子，谈不上“最有意义”，更不敢妄称“里程碑”，但当初发表在报端的时候，也曾是热气腾腾的，里面既有激扬文字的畅快，也有感同身受的真情，更有躲避“高压线”的辗转腾挪，甚或畏首畏尾。现在集束到一起，是重新对自己摸爬滚打的新闻过往做一次丈量 and 梳理吧。

（一）

字词最是知冷暖，对于一个钟情文字的人来说，写作，不仅仅是个职业表达问题，更是一个人寻求自我定义，对曾经的梦想、曾经的执拗回望和唤醒的问题。

30多年前我上学的时候，身为中文系的学子，人人都以写诗为傲，如果谁不写诗不谈诗那是要受歧视的。遗憾的是，那时我却没涂过什么鸦，至今，我也从未在报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歌。不是不想写，实在是自惭形秽，不敢轻易下笔，因为我觉得写诗需要天分，那种直抵事物核心的天分，并不是

人人都具备的。博尔赫斯说过，诗歌只允许卓越。如果要文学样式排座次，最高级别的文学形式肯定就是诗，所以在西方有这样的说法，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离上帝最近，那就是诗和音乐。散文好比是日子，是我们每天离不开的馒头、米饭，而诗则是酒，生活里的节日。诗距离世俗生活太过遥远，不像散文那么容易带烟火气，散文创作可以是优，不行得良，即使写成及格水平，也能混口饭吃，诗不行。而恰恰是诗，人类的想象力和文字的无限风光尽在那里。诗是执拗向上攀登之旅，是少年精神，与荷尔蒙、血压、心跳速度均密切相关。散文则是中年心态，相当于一个下山的人，剩下的是对爬山的回顾，对山的高度以及风险的再认识。在《失败之书》里，北岛曾经抱怨，“写诗的因诗歌的异端而受牵连，被认为神经有毛病，写散文的知书达理秉公天下，活得堂堂正正。”中国是个现在进行时的散文大国，要想活得从容，写诗是最不靠谱的选择，所以，北岛最后也改写散文了。相比之下，我这个业余爱好者等于眺望了一下高处的险峰，没怎么攀登，就直接下山了。

但对诗歌的热爱，我却从未间断。

“你可以不写诗，但你不能没有诗意。”什么是诗意？心中有诗，才有意。我觉得做个诗人太难，退而求其次，做个有诗意的人不难。离蝇营狗苟远点，多说点真话不说假话，尽量葆有赤子之心，磊落一点，性情一点——总之，只要别太功利世俗了，有诗意比做诗人要简单得多也容易得多。

因此，无论工作还是写作，诗意一直是我心仪的一个维度。

首先，做新闻对我从来不是饭碗，而是内心里喜欢做，愿意做的。这和一个人的性格有关，我这人就是喜欢杀伐决断，快意恩仇。我最服膺的信条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的名言：“新闻的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所以就特别愿意做批评报道，越是那种贴身肉搏式的，越做得过瘾。即使肉搏中受到威胁，受到谩骂围攻甚至受到殴打，也难改其风。

感谢燕赵都市报的李炳庠总编辑，这么多年给了我这个平台，容忍我的好勇斗狠，放任我即使在学校里教书，也把我当作燕赵都市报的主力记者来对待。他有容乃大，我无欲则刚。我做新闻专做自己喜欢做的，那些应景的给别人树碑立传的或为了奖金或证书的新闻，我统统不做。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自由永远是一种

限制，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就意味着摆脱强权 and 环境的桎梏，限制中有了相对宽松的空间。对很多新闻人来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幸运的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正确的人，且赶上全国都市报类发展的黄金期，于是从1998年5月起，我和当时的报社编委李树亭合作，开始写一系列的批评报道，乔装打扮，卧底暗访，一开始就端了石家庄市桥西区的一家播放黄色影片的录像厅。这可不是简单的路边店，场所就在红旗大街派出所的地下室，老板每月掏1000元租金从派出所租来的地方，每天就在派出所的眼皮底下放映淫秽录像。报道一出，结果可想而知，不但震动了河北整个政法系统，当时省委政法委书记冯文海还做出严肃查处这种“灯下黑”现象批示。最后石家庄市公安局急了，桥西分局也急了，红旗大街派出所的所长、副所长，已调走的前任所长全部停职检查，录像厅老板被拘留，检察院批准逮捕，最后法院判他3年徒刑。接着到石家庄市国营肉联厂蹲守，目击猪贩子怎样给生猪注水，全程跟踪经过检疫的注水肉怎样堂而皇之走进省会市民家的餐桌。现在看来，这样当记者得罪人得罪狠了，太生猛了。但当时我却没什么感觉，一是干活投入，全力以赴为新闻为志业，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二是心里干净，没别人想得那么复杂，无知者无畏。最重要的心里有激情，有冲动，不做则已，做，就做自己喜欢做的，就不要怕在刀尖上游走。

当然，这样的“游走”久了，非议在所难免。

后来我到邢台采访，饭桌上就听到当地一位新闻老前辈对我的不满：“人，不能总拉着 犄角走路。”这是邢台当地一句土话，意思是一个记者偶尔做一篇批评报道可以，但不能整天挥着舆论监督的棒子乱打一气，好比走路手里拽着根满是荆棘的树枝，路人只能躲得远远的，这样就不近人情了，也没人愿意理你，因为你太“个儿”，太招摇，太不与人为善了。

我听了哈哈大笑，因为对方说得太形象了，太传神了。

后来我也反思，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新闻之路的确偏狭，不够专业。新闻业被奉为圭臬的一个原则是客观、平衡，这方面的努力，我还差得远。记者太多感情投入一定会冲淡新闻的客观真实，离真正的新闻越来越远，光破坏一个旧世界了，还要学着建设一个新世界才对啊。

事实上，谁不想追求新闻的专业性和做人的高境界呢？我也想做人再深

沉一点厚道一点，我也想做事再谦和一点全面一点，但人不可能集所有优点于一身，一个人出身草莽，就别指望他行事知性优雅若大家闺秀，一个人激烈张扬，就别指望他内敛沉稳。自己就是这种个性，沮丧气馁也没用，还是顺其自然吧。里尔克不是这样写过吗？“好好忍耐，不要沮丧，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的完成”，至于春天来不来，不必勉强，更不必担心后面夏天来或没来。记得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夏天》，他笔下的栀子花被写得很有神韵。栀子花长得粗粗大大，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他的家乡人管这香叫“碰鼻子香”。因为“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我就是那“栀子花”，花开自美，评说由人，我就愿“拉着圪针走路”，我就愿意“碰鼻子香”甚或“碰鼻子臭”。与人为善可以是好人，那一定是好记者吗？未必。年轻的高尔基说得好，“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说‘不’的！”在目前的体制内做新闻，说真话就是天籁，不说假话，就是品格，不能做到最好，次好也是好，也是对坚硬现实的一种批判和不认同。术业有专攻，新闻也有分工，我做新闻分工就是对现实存在的假恶丑进行批判。这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职责。

可以这么说，在最初几年的记者生涯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没费什么周章，我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和价值谱系。那就是，一个记者的力量无关他的职务、职称、名望，也和他的知识、智慧无涉，而在于他的良知，在于他对社会的认识和反抗，在于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在强权面前，永远不说假话唱赞歌，哪怕你被社会定义为一个“不合时宜者”。

(二)

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精神谱系和价值谱系的最大好处，就是现实中好多拧巴的事，不平的事，乱七八糟的事，基本不怎么让你纠结闹心了。

梁簌溟曾感慨人生有“四难”：乐不难，乐之后不苦难；行动不难行动之后无悔难；奋勇不难，奋勇之后继续难；活着不难，活着不生厌离之心难。

为什么难？因为在人生的根本上弄不对。所以他说，人必须在人生的根本上弄对了，生活才能弄得妥当，然后才能干什么都对，才能有真乐趣，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才能活得不难。一个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谱系和价值谱系，也许算“在人生的根本上弄对了”吧。所以“辗转腾挪”过程中，我真没觉得活着有多难。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批判，也没觉得多难，相反，难的反而是技术层面的，即如何不重复老路把这种批判引向深入的问题。

对记者来说，突破批评报道浅尝辄止的“瓶颈”，最趁手的兵器，就是写新闻评论。

评论虽说是新闻事件的延伸和扩展，却是一张报纸的心脏和灵魂，也是检验记者见识、胆识和文字素养的一个标尺。可以这么说，写好评论的记者不一定是优秀记者，但优秀的记者一定写得好评论。一篇透彻入骨的评论，需要兼有思想的洞察力和表达的彻底性，对纷繁世事具有独具慧眼的清醒认识与恰到好处的概括能力。

我第一次尝试写新闻评论是2000年3月。我在邯郸邱县暗访，很快打入一传销组织，不但自己花1600多块钱买他们的产品，参加他们的学习和激励会，享受兄弟姐妹对于“新人”的掌声和热情，还偷着抄了学员的传销笔记，摸清内部组织架构，然后成功出逃并写出近6000字报道《暗访邱县传销“集中营”》。在那期报纸头版，我配了一篇评论《爱情、馅饼及其他》，大概意思是，中国人太容易听信人言上当受骗，因为他们太相信老祖宗“马无夜草不肥”的格言。其中引用了唐诗，“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陈四益老先生各改一字成新联：魂迷金“币”路，望断“欲”门关。一字之改，顿成当今世人写照！

对“金币”魂牵梦绕，“欲”门关的确难过。

骗人的戏法人人会变，机关巧妙各自不同。任何时候，任何骗子，“机关”不是馅饼，就是烧饼，总之不会超过“利欲”二字。明白这点，便不会轻易对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心驰神往。

尽快致富，本身并不错，但要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老祖宗有言在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整天老想着“一夜暴富”，最大的可能是，拿自己的那点血汗钱，帮助别人率先暴富而已。

拿现在的眼光检讨一下，这样的评论确实有些不伦不类，主要问题还是“绕”，明显带有杂文的笔法，但文字表达已不成问题。我之所以对这第一篇“念念不忘”，更在于它基本确定了我今后评论的方向，尽量贴近新闻，尽量写带有记者体温的评论性文字，因为这也是记者写评论最大的优势。一个学者，理论上学富五车，一个作家，文字的操弄新颖别致还具想象力，但对具体新闻事件、社会现象的评论，毕竟都隔着一层，只有记者，只有当事记者浸淫在新闻其中，最能深切体味个中滋味，也最能写出带有个人印记且饱含感情的评论性文字。

当然，再多的生命体验再深刻的思想感情，如果没有精准简练的文字，也只能感动自己说服自己，不能成为影响大众的公共产品。每个有写作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有些时候，“技巧更是王道”。语言是达意的工具，文字是思想感情到达目的地必经的“道路”。

而要熟练精准地使用这个“工具”，没有比习诗更短的捷径，因为诗，也只有诗，最能体现人类对语言使用的“高、精、深”技巧。恰恰在写作过程中，我才越发体会到诗歌洞彻生命本质的精准概括力。

2004年，一纸判决为死者伸张了正义，但过程极其惨烈。邯郸涉县一个叫崔文田的复转军人，和邻居发生纠纷被对方告上法庭，因为对方是某镇党委副书记有权有势，法官偏听偏信，崔文田愤怒不满，无奈上吊自杀，最后村民们实在看不过去，抬着死者棺材坚持上访，引起上级领导重视，这起枉法官司，终于得以纠正，枉法的法官被判了刑，恶告的邻居被撤了职。配合这篇报道，我写了一篇《上吊村民的悲剧和我们相关》评论。当时充溢我胸的，除了拍案而起的愤怒，还有卞之琳的诗句。

“为了争取说话的自由，血说话了”20世纪40年代，诗人卞之琳为悼念死难的同学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半个世纪后，河北涉县的一个无助的村民崔文田，为了抗议一纸不公正法院判决，上吊自尽，也用血说了话。

同样的死难，同样的惊心，但带给我们的却是不一样的沉重——诗人笔下的“血渍”是旧时代“流氓政治的伤痕”（卞之琳诗句），但崔文田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试想，有什么评论语言能比“为了争取说话的自由，血说话了”直捣问题内核的呢？形象、惊心，无比的凝练。对照这样具有无限想象力的诗意，自己下面的文字，不过是事件的重复和情感的“絮叨”而已。这就是诗的魅力，这就是语言表达的魅力。

在写作中，诗不但给自己的文字增色，更能让你沉浸其中的意境并相得益彰。2002年曾写过一篇《魅力民间》，是关于年俗的。

传统的民间，沉淀着许多人的幻想。传统的民间，也蕴藏着更多人的希望。一窗朴素的窗花，也许没有现代工艺的精致高雅，但我们能感觉到它泥土般的粗糙与芳香。一幅简陋的年画，可能土得掉渣儿，却积攒着黎民百姓几世几代的爱恨悲欢。

历史无情，该遗弃的，一切都随风而去，想留也留不住。但该留的，想遗弃也遗弃不了。

“……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蛰伏不等于消失，寂寞和韧忍都是为了更好地绽放。

年，把一切民间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感觉，写着写着，诗意就冒出来似的，那就是戴望舒的《偶成》。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聂鲁达）

是的，没有什么诗是白读的，“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三）

最后，说说本书编辑的体例。

2001-2007年，我负责燕赵都市报每周周日出版的《新闻周刊》。《新闻周刊》是燕赵都市报的品牌，以稿子生猛著称。那时的舆论环境也好，几个记者都是“大牌”也写得带劲，编辑的视野也宽。几乎每周我们都有“主打”稿，针对一个新闻事件一发就是几个版。固定地，每到周六上午，偌大的编辑部，就剩下周刊的几个编辑趴在自己的“小格子”里编稿，我主要看记者

写的主打稿，然后自己敲出一篇评论，配发在周刊封面，叫“新闻评说”，起一个提纲挈领深度导读或“点睛”的作用。当然和我做新闻一样，写“新闻评说”，也不是任务，不是必须。如果对周日见报的“主打”新闻有兴趣了，我就写一篇，没兴趣了，我就不写。零零散散，几年下来也有四五十篇存货。现在挑挑拣拣，就是本书第三辑“冷眼热观”的模样。

第一辑“权力面相”，最能体现本人说“不”的本色，针对贪腐的，针对司法不公的，有关社会正义的，感觉是最有牙齿的，写得也比较过瘾。

第二辑“周末杂谈”，形式风格比较固定规整，都是2013年11月至2014年月每周写给燕赵都市报周末刊的“专栏”。

第四辑“爱之大纛”，是这些年针对“感动中国”和“感动河北”年度人物评选所写的评论性文字。当初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署名本报评论员，有的干脆就是“燕赵都市报编辑部”，但自己比较喜欢，也就收了进来。

第五辑“别有幽怀”，均是带有个人色彩的文字，数量不多，但最能体现自己的性情和风骨，几乎是一股脑地全收进来了，包括两篇为“一纸风行”丛书写的“小序”，一篇人民网访谈实录，算是对曾经的新闻生涯的远眺和回望吧。

书名《唯有大地上歌声如风》是里尔克的一句诗，刘小枫《诗化哲学》曾引用过：

没有认清痛苦
爱也没有学成
死的驱使还不曾揭开帷幕
唯有大地上的歌声如风
在颂扬，在欢呼

——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第一部，第十九首

后来买来里尔克的诗集，翻了半天也找不到原文出处，可能不同译本的具体文字有差异吧，但就像初恋难忘一样，总觉得“唯有大地上歌声如风”是最好的。也许，这是无法改变的一种执拗吧。

木心先生有首诗叫《借我》：

借我一个暮年，



借我碎片，
借我瞻前与顾后，
借我执拗如少年。
借我后天长成的先天，
借我变如不曾改变。
借我素淡的世故和明白的愚，
借我可预知的脸。
借我悲怆的磊落，
借我温软的鲁莽和玩笑的庄严。
借我最初与最终的不敢，
借我不言而喻的不见。
借我一场秋啊，可你说这已是冬天。
权且借先生的诗给自己一个小结吧，算是自序。

李文河

2015年3月22日

目 录

第一辑 权力面相

1 “官场高危”是地道的“伪命题”	3
2 底线失守是无良权力的一种面相	6
3 局长案发“近百校长”自首的腐败生态	9
4 “书记要我5000万”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	11
5 权力一发“烧”，脾气就“冒烟”	14
6 “官员讲稿抄袭”是权力的派生物	17
7 “硬判都要判”背后的强权逻辑	20
8 校舍安全是一个社会的温度和远见 ——追问“一个小学生之死”	23
9 干部“有权无威”是谁造成的	26
10 是什么“润滑”了醉驾的车轮	29
11 为什么付华良案能灼痛我们的神经？	31
12 不同的“矿难”，一样的“杀人”	34
13 为什么爆炸的悲剧接二连三？	36
14 比爆炸伤亡事故更危险的是“人祸”？	38
15 警钟声未远瞒报又发生？	40
16 比隐瞒更危险的是“父母官”心态	42